

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热血军文大作
真实再现中国狙击手血火生涯的铁血传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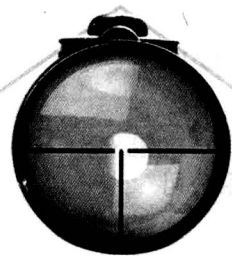
狙击手

生死狙击

一仓康人◎作品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狙击手



生死丛林

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狙击手: 生死丛林/一仓康人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6

ISBN 978-7-80755-661-9

I. 狙... II. 一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2472 号

作 者: 一仓康人

责任编辑: 李 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 - 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 - 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 - 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480 千字

印 张: 24.5

版 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661-9

定 价: 3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谨以此书献给——

30 年前为了自由和尊严搏命厮杀的战士们

目 录

第一章 异域行动

第二章 反特工战

第三章 狙击任务

第四章 用情至深

第五章 分队出击

第六章 巡逻路线

第七章 深入歼敌

第八章 休整期间

第九章 九死一生

第十章 战友情深

第十一章 追击顽敌

第十二章 一路凯歌

第一章 异域行动

1

雨季来临过后，转入夏天，亚热带丛林的雨雾气候变得相当无常。驻守在溪南河边的侦察兵们开始过苦日子了。下午五点多钟，一阵大雨带走了些许闷热过后，雾气似乎也暂时散去了一些，异域的森林里光线有了些改善。

“四天多了，也许情报有误，猎物不会来了。”向前进身边另一个潜伏的战士轻轻拉下草绿色隐身雨衣的盖帽，盯着前方的河谷小声地说。雨停了，他想用望远镜再搜寻一下对面的丛林。在拿起望远镜望向河谷对面的时候，他又问：“晚上我们是不是转移一下阵地？”

向前进没回答。此时他溃烂的裆部正发出奇痒，他想用手去挠抓一下，但还是忍住了。他睁眼盯着前面一片宽大的树叶，静心仔细地看了好一阵。那片树叶尖上承载着的雨珠已变得越来越圆亮，他知道，过不了多久，当叶片倾斜到一定角度，那雨珠必将掉下来。

他现在就在用心等待着那一刻！

不知为何，他总是非常喜欢欣赏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小东西。这丛林的雨后水珠，挂在高高的树梢叶片尖上，晶莹剔透，清洁无比。重要的是你不

知它何时会掉下来，消失无踪，你必须用心地等待，睁大眼睛，一眨不眨。这是需要耐心和专注的！

当它随风而逝的刹那间，那种消失的闪亮和凄美会令人感觉到无比的震颤。如同英武鲜活的战士生命会在瞬间终结，他很能体悟到那种难以挽留的憾恨。

没有风，丛林里相对来说很安静。下方的河谷边，草丛长得非常茂密。不宽的河面给草丛遮去了大部分，能见到的绿豆色河水还算不上混浊，流淌无声，也显得非常平静。此刻整个丛林没有任何异常。

忽然间，河谷下方，在他们的十点方向山岭处发出一阵乱鸟飞离的扑翅争鸣声，树叶跟着“哗啦啦”响动。这声音太引人注意了，尤其是对于富有丛林作战经验的侦察兵来说，这就是敌情预告。

“来了！”向前进身边的战友迅速收回望远镜，低低地说了声，而后将身边的自动步枪拿在手中，向着响动处转过身躯。

向前进听到了战友拉动枪栓推弹上膛的清脆响音，但他却不为所动，他还在专注地看着那片树叶上的圆润雨珠。由于汇聚增大，叶片已经不堪承重。他用心盯着，就等着它随时掉下来。

刚才那响动他不是没有听到，也许那是丛林里上演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，但也许是真有陌生访客到了。不过他的第六感没告诉他有什么，所以他不想要受到影响。正这样入神，那颗雨珠在坠离叶尖的瞬间忽然变得巨大，里面仿佛幻映着一个持枪军人的身影。错眼间向前进大吃了一惊！

“不好！”向前进话音未了，突然听到“噗噗”的枪声。那应该是班用机枪在丛林里打点射时所发出的。附近有战斗！但绝不是刚才树叶发出响动的地方，位置在哪里？

“他妈的，刚才才是哪里打枪？”向前进侧耳谛听，但枪声也就响了那么两下，便消失了。

正在东张西望，跟着又是“噗噗”两声，还有冲锋枪的点射。

“你过去那边找，我看着这边。”据枪声判断，距离很近，不会超过一百米。

“在这边，东南方，一点方向。”黎国石身子顺过山梁。只听枪声不断，跟着密集起来，在往他们左前方的山下转移。

两人都很紧张，立刻起身，做好了往前搜索察看的战斗准备。

“怎么办？”两人往下跑了十多米后，见向前进叫停下，黎国石于是半蹲在一棵树下问。

“枪声在继续往下转移，你撤回去！控制河谷。我下去看看——防止敌人上来抢占这里的高地。”

向前进迅速将狙击枪背好，改用侦察兵专用的微声冲锋枪。借着树木掩护，他提着枪顺山梁往下跑。还没跑出二十米远，密集的枪声很快就转向他身后八点方向去了。由于树叶浓密，下面情况无法观察，他心里焦急不已。正想撤回原阵地，忽然前面岭下有“哗啦啦”的声音，估计是有人往这儿跑上来了。

没来得及多想，他立刻趴下身子，并向前面一棵较大的树后匍匐靠近。这样占据了正岭的上位，又有很好的掩护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只听上来的脚步声急促，估计有好几个人。这些人在跑动的喘息中不停叫嚷着什么。

是敌人！

听到上来者的开口说话声，向前进立刻打开保险，将之置于连发状态。但这样趴着对敌情观察相当不便，半蹲起来的话又有可能提前暴露。正犹豫间，脚步声已近在跟前，别无选择了！向前进只得硬着头皮，准备就这样打他们一个埋伏，伺机干掉他们一两个后再半蹲起身，送他们另几个趴着的上西天。

下面河谷里枪声不断，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猛烈爆炸声，打得很激烈。不知是紧张还是闷热，向前进握枪的手心里全是汗。尤其右手，连扣在枪机上的食指都湿湿的。来不及指擦，第一个敌人已出现在了视线里。这家伙跑得气喘吁吁，在他面前不到三米远的低矮灌木丛里一下子冒出了头。

没有任何犹豫，向前进平端着枪，右手指头一扣枪机，打了个短点射。只听微声冲锋枪轻微快速地连连咳嗽，瞬间射出两发子弹。那名敌军近距离头部中弹，一跤摔倒，一声不吭便了结了性命。

听着下面河谷里的枪声和爆炸声，紧跟着在他后面的那家伙心里焦急得很，只顾弯腰前倾着身子，一个劲埋头往上冲。他心思只在抢占高地，根本没注意到前面的人是受了袭击而倒，或者说是一瞬间还没反应过来。等他冲

上灌木丛，向前进又一个点射，立时将之结果了。

一瞬间打掉了两名敌军，向前进紧张的神经未来得及有任何松弛，猛听得前面一声鬼叫，第三个露头的敌军掉头就跑。向前进觑得真切，立刻往前面晃动着灌木丛又打出了一梭子。

惨叫声很吓人，灌木丛随之晃动不已，估计是伤者在地上打滚。这一下动静很大，若还有没中弹的敌人估计也都趴地上了。他偏头从地表上望下去，透过稀疏的草叶，他依稀看得前面有模糊的人影。平过枪身，他再度向之连打了两个点射。

弹壳蹦跳入草丛里，伤者彻底报销，惨叫声消失不闻。此时岭下战斗的枪声远去，而岭上一下子什么动静都没有了，向前进紧张地舒缓了口气。等了一会儿，仍没什么动静，向前进依旧趴在地上，依靠树干作掩护，向下张望着。

他还不敢就此下去察看情况。万一有残敌，给他埋伏着打一枪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见仍然没什么动静，他才半蹲起来，侧身在树后，露出半边脸往下观察。

忽然身后有动静，是战友黎国石端着枪跑下来。向前进正要回头，猛看到一个家伙在他前面岭下半蹲起身，举枪往上瞄准。向前进吓得冷汗突冒，还好他眼尖手也快，立刻斜过身搂火。微声冲锋枪在连发状态下的点射还算尽如人意，他手指扣动得只稍长了一点，枪口便挣跳着，直向着那家伙的胸口部位射出了五六发子弹，敌人顿时气绝身亡。

黎国石已跑到向前进身后另一棵树旁，据着枪紧张地问道：“老向，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我伏击了好几个。估计还有残敌，小心点。上面呢？情况如何？”

“敌人大约有两个班，都往河谷那边追赶过去了。刚才听到你这里有叫喊声，我就赶下来了！现在怎么办？”他觉得口很干，说着话伸了一下脖子。

“这地方不能再待了，赶快撤离！下一步往三号地域。现在开始清理环境，我负责左边，你负责右边。行动！”说着向前进闪身出来，顺岭往左边搜索而下。

两人各负责一面，行动很快。岭上残敌没了，两人戒备着，迅速往山下

搜索。

快到河谷边时，只见好几条去路摆在眼前。因不知下面情况，怕还有残敌，两人不敢随便现身，贸然出去。向前进下令停住，先观察一会儿再说。

“老向，现在怎么办？是去三号地域还是……”黎国石一边用目光仔细搜索着周围，一边低声问。他觉得走这边不稳当。

向前进正扒开一丛灌木叶，往前细瞅着。听见黎国石那样问，就回答：“先确定安全。刚才我们暴露的人有多少？”他也像刚才黎国石那样感到口渴，抻了一下脖子。

“只有五六个，不知是哪个部队的。”

“不是我们的人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向前进松了口气，“只是这一来，我们的计划泡汤了。先往三号地域再说吧，看看他们有什么指示。”

“我们的任务不是独立的吗？”对于去往三号地域听取指示，黎国石觉得路途艰险，难以到达。

“怎么说这次行动咱也是配属给他们的，听从一下他们的指挥，算尊重他们吧。只是刚才的突发情况，没帮到那些人什么忙，只愿他们自求多福了。我上树去看看，你注意前面！”

说着向前进叫黎国石戒备，他爬上山脚的一棵树，想进一步往他这面的河谷边观察动静。站得高看得远，这样上了树后，视线好多了。他看到好几具敌军倒下的尸体躺在河谷边草丛里，河谷里流水泛红，冒着血泡。

“注意你那边的残余伤兵！”向前进刚往下低声说完这句话，忽然河对岸边有草丛在动，草丛里悄悄伸出一支枪管来，向着他瞄准了。

向前进居高临下，一瞥间看到那士兵是个自己人。但现在周围情况还不明，他不敢贸然喊话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打旗语，若那真是个自己人一定会跟他联络。

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先侧过身子，学了一长两短三声树蛙叫。等了一会儿对方没回应，他接着又往那打了两遍旗语。但不知对方什么原因，这两遍他也都没得到什么回应。

莫非他看不到？向前进于是垂下手接着又再打。还好这次有回应了，只

不过那是“笃”的一声，一颗子弹进了那株掩护他的树干里。

“他妈的搞什么？”向前进惊得额头上全是汗，心里一下子变得紧张不已。那明明是个自己人，刚才他可看得清楚明白。他急又将旗语飞快地打着，告诉他是自己人，千万别乱来。但他越打得急对方就越不理，倒是子弹不停地射过来，只是想要了他命的样子。

这一下向前进蒙头了。

没有枪声，对方用的明明是跟自己同一型号的侦察兵专用微声冲锋枪，没理由在看到自己人装束和旗语后仍旧开枪啊？这小子疯了？

向前进现在这样侧着身子站在一根树枝丫上，上下不能，他真有点慌了。没办法，他只得躲在树干后继续将旗语猛打。

“嚓”的又一声，一颗子弹擦过树皮，穿过他右手肩头迷彩服，将之打成了两个洞。这一来向前进吓得赶紧收手，话不敢喊，旗语也不敢再打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树下不远的黎国石看到情况，于是几步跑过来，仰头低声问道。

向前进躲在树后，说：“我受到自己人攻击，估计是个掉队了的伤兵。在你的正对面十二点方向，隔河距离五十米。他妈的那个猪头！我旗语都打一万遍了，他要是瞎子的话就不会往这里打枪啊！”向前进向黎国石通报了情况，心里窝火得很。

“这里极不安全，估计敌人很快就会再来。你从这两根树枝间跳下来，我接住你。要不我先去干掉他！”

“算了！你看着点，我现在跳下来。但愿别给那小子眼尖手快放来一梭子。不好——那边山洼里好像有人过来了！”

“那边是有动静了！你动作得快，先把枪丢下来一支，免得挂在下面的树枝上，到时脱不了身。要快，那边真的有动静了，听声音是敌人往这边来了。”黎国石慌张起来。

“来不及了，你快走！我在这里挡一阵——”向前进声音低沉惊惶，估计是看到不远处出现了大队敌军人马。

“先跳下来！你这样前后受敌怎么挡？”黎国石当然不愿这样丢下战友不管。

“快！别做活靶子！”见他没动静，黎国石慌忙又催促。

这倒也是。向前进迅速将微音冲锋枪丢了下去，黎国石接住了，平放在了地上：“往前从这两根树枝间跳。注意背包！动作快——”

不得已，向前进脚下一蹬，往前从两根上下树枝间距离较宽的地方跳落而下。这样跳不敢太往前，怕触动树叶，到时候“哗啦”一声响，暴露自己。位置往后了，上下两根树枝间距离过近，到时又会卡住身子。要是没那个发昏的自己人，他倒可以从容退回到地面上来，不至于这样狼狈局促。

安全落地以后，他立刻捡起地上的枪，吩咐黎国石往回撤到刚才离开的地方。“你呢？”黎国石据着枪，半蹲在地，谛听着脚步声传来的方向，一时还不肯走。

“我殿后！你先上去，控制制高点！”向前进沉声下令。黎国石说了声“是”，立刻一手提着枪，飞快地往岭上爬。向前进在原地待了一会儿，估计黎国石上去得差不多了，随后才往后倒退着。退了一段又停下来，听着下面山谷里敌人杂乱的脚步，他踮起脚，力图从树枝叶缝隙中看到点什么，可惜什么也没有能够看到。

跑动声直向着这边，越来越近。他不敢久留，转身又往回爬上去了一段，到了刚才伏击敌人的地方。他想将敌人的尸体拖到一起堆起来，在这里形成一道防御工事。

拖了两具后，他突然发现有一具尸体不见了。是第三个给消灭的家伙，难道他没死？向前进这一下吓得不轻，赶紧蹲下，往两边岭下观察。原始次生丛林里的空间结构有数层，最下层的是草，第二层是比较低矮的灌木，敌人受了伤，不可能爬到高大的乔木上去躲藏，最多只能在地面活动。但地上没有血迹去向，一时之间也无法从草叶上来判断。

这样退了几步后，到了刚才那株隐蔽的树旁，这下好了，让他看到了左边的草叶上有一道倒伏的印痕。

此时山下枪声再次大作，响了有四五秒钟的样子后才停。这种情况，向前进没敢去追那名逃走的敌军，而是接着迅速地往后退。也许是一半紧张一半闷热，等他退回到制高点上时，浑身上下都已给汗水湿透。

2

到山梁上后，向前进看到黎国石趴在他刚才的狙击阵位上，往下观察瞄准着。他弯腰赶过去，半蹲在那块凸起的巨石边，轻声问道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敌人太多了，对我们的人很不利！”黎国石回答。

果然，向前进看到敌人后续追击部队几十杆枪，一部分先头人马已进入河谷对面的丛林，继续往前追击去了。其他的士兵则留下在战斗地域清剿，在草丛灌木里收集战死者尸体，挖坑暂埋。

现在再沿刚才的路径方向往三号地域集结是不可能了。这座山头也很有可能被搜索到，只能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

“老向，给指示！下一步怎么办——”黎国石边警戒瞄准，边向他发问。

“别招惹上他们——赶快走！往九点方向，去补给休整点——”向前进果断地下了命令。听起来他的声音虽轻，但不容抗拒。

“那个自己人怎么办？”黎国石却转过头去问，他其实想留下来看看动静再说。一面又道：“我刚才看到他了，他退入了上面的一个山洞里，估计很快会给敌人搜索到。”

“这种时候别去管那么多。那也许是敌人乔装的，不是自己人也说不定——就算真是自己人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听我命令！你先撤，我殿后布雷！对了，把你刚才收集的敌人手榴弹给我几颗，快！”

“是！”

黎国石只得爬起来，留下了三颗手榴弹，并帮他拧开了盖，一字儿排放在地上。

“往这边退，下山后横穿过峡谷，在对面的山梁上等我——必要时可以向这边开火拦截。赶快行动！”

“是！”

黎国石不再含糊，弯着腰，提了枪转身就走。

见他迅速往右侧后九点方向撤离下山去了，向前进也一手提起枪来，一手抓起两颗手榴弹急顺着山脊往岭下跑。岭脊狭窄，跑下去没多远，根据地形地物，他在刚才敌人露头遭到伏击的地方蹲下身，熟练地将一颗手榴弹拴吊在了右手边灌木丛的一根小树枝上。捅破防水油纸，他从背包底部抽出一根前端弯曲的细铁丝钩住了拉火环，然后再将细铁丝横过狭窄的山岭，拴系在了左手边另一根小树枝上。

有脚步声！前面岭下敌人上来了，向前进听得清清楚楚。拦阻雷还没完全布好，他满头大汗，来不及揩擦，急忙将倒伏的草叶扶好，掩蔽住弹体和细铁丝。这样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他才提起枪，拿着另一颗手榴弹转身往后跑。

一直撤到正岭上，他才在下岭的路口边又如法炮制，布下了第二道拦阻防线。这一次他将手榴弹拴系在自己正面的左手边芭茅草丛里，绊线往右横断拦阻过后，他再往左边去弄了一根。现在这枚手榴弹的左右两边都有看不见的生死线，就等着敌人来上当了。

他抹了把脸上的汗，转身往斜面坡下撤。刚要在草丛里布下第三道拦阻防线，忽听前方岭上一声巨响，敌人遭整了！凄惨痛苦的喊叫声随之传来，估计伤亡还不小，绝不会少于两人。

向前进心里一阵窃喜！虽然在紧张中，但自己设下的圈套起了效果，他怎能不欢喜？他猜第二道拦阻防线敌人在忙乱的追击中不一定识破得了机关，若识破的话也不会再冒险继续往下追击。想到这儿他没再进行第三道防线的布设，而是赶紧将拧开了的手榴弹盖找着了又拧上，将之装入了弹袋里。

那些搜索上来的敌军虽不是特工，但也是极有战斗力的部队。尖刀组的人一时之间大意，中了向前进设置的这种低级招儿，令他们特别富有丛林战经验的上士老班长阮宝山很生气很没面子。主要是这次爆炸使得他手里倒下了三个人，一死两伤，伤者中有一人还特重，估计也活不成了，阮宝山恨得牙痒痒。

向前进布下的拦阻雷平齐腰身，一旦触响，那杀伤力可不一般。

紧急情况下，一秒钟也耽搁不得，为了保证追击速度，阮宝山立即下令砍来两根修长的小树干，绑住加长，三丈有余，然后他亲自持着挺身上前。这可好了，他弯着腰，一路扑打挑拨上去都没事。

快到正顶上时仍然安全，他松了口气。

这山岭顶上除了几块巨石矗立在灌木草丛中，没什么树。他一阵扑打，越打越起劲，就算是反坦克雷也能触响了。没事那就是没事了，他彻底放了心。

这样探雷没花去大家多少时间，他甚感满意。只是眼下暂不知对方往哪个方向逃窜去了，必须得赶快，那些该死的！非抓住他们中的一两个咬上两口才可以解气！不然怎么对得住自己这一番辛苦和死去的弟兄？

这时候岭下奉命跑步上来加强他们追击力量的一个班士兵也到了，十多个人挤站在不宽的岭上，都等着他指示下一步行动。上士老班长阮宝山觉得责任重大，慌忙间丢下了手里的排雷工具，叫大家别在周围乱动，他自己开始亲自辨识下一步的追踪路径。

从草丛倒伏的状况判断，这股敌人最明显的逃走方向是左下方。没错，他肯定他们一定是往上岭来的九点钟方向去了。赶过去一看，呵呵，一篷一指宽两尺多长的芭茅草叶无故由右边平伸到左边去，横断拦阻在下逃的路径口上。

“又来这一手？”阮宝山“哼”了一声。这一套丛林布雷阻击法他可见识得多了，最重要的是自己乃此中高手，如何识不破其中关窍？他半蹲下去轻轻移开草叶，展示了叫大家看。果然下面藏着一根细铁丝，他再顺手用枪管扒开右边草丛，现形了，里边一根插在地的小树桩上拴着枚最常见不过的木柄手榴弹。

上了这一课，不用他多说，大家都知道敌人是从这里下山去了。如此发现，阮宝山亦很自以为是，于是大喊一声，叫人拿过刚才探雷用的加长木棒来，他有大用。

叫大家都往后退开，蹲下身注意安全，他将那木棒往细铁丝下面一丢，而后立刻卧倒。木棒没再弄响什么，看来除了路口的这道小儿科，下面好长一段路安全。阮宝山站起身，手一挥，叫大家跟着。他提着枪，往前走了两

步，而后习惯性地绕到右边，准备从那边下山去。

向前进刚才是倒退着将手榴弹布置在左手边的，又往左边加了一根绊线，现在阮宝山往右边走，这就正对了。那根线不再是细铁丝，而是就草丛里的一根草棍来设置的，极具隐蔽性。如果他刚才倒退着将手榴弹布置在右边，拦阻过左边路径后，再往右边加一根线那就达不到拦阻效果了。因为人的习惯总是往右边，狙击课程里教的有这知识，他可是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的，整人的手段毫不含糊。

要紧的是那枚手榴弹下面还藏有一枚阮宝山没发现。阮宝山也是追敌心切，一发现了破绽后就没怎么用心思细看，而是急着要追击敌人，生怕敌人去得远了，替班里倒下的弟兄报不了仇。这样心急火燎，怎能不忙中出错？不过说起来也算得他小心，为了避免自己左手边草丛里的那玩意儿受到惊扰喊起来，他还特意往自己右边过去了一点才开始下脚。但刚往长草丛里走下第一步，左腿再抬动时，他就觉得有什么绊住了小腿。阮宝山一门心思都在下面逃走的敌人身上，方才又发现了小儿科，避开了官煞，故这时节倒也没往坏处想。

直到听见不对，仿佛“刺刺”的导火线轻微燃烧的声音在响，他才猛然醒悟。这时候头皮全发麻了，下意识里逃生的本能促使他鬼叫一声，飞快地直往下狂窜。

无论怎么说，两枚手榴弹的爆炸威力都要比一枚大一点点。两声紧连着的惊天巨响过后，阮宝山往下滚到了一株树干下，差点给撞晕过去。“他妈的！”他惨叫着爬起来，破口骂出一句渗透行动中常骂的话。

万幸！他刚才确实是见机得快了一点，不然非给当场炸死不可。

这时他觉得左半边身从上到下一阵灼痛，用手往肩头一摸，天！血糊糊的。手触到伤口火辣辣的痛，他止不住“啊哟”一声叫唤，痛得差点又晕了过去。

腰身也火辣辣的灼痛不已，再往下摸，原来连衣服都烧糊了好大一块。尤其不妙的是屁股上，嵌着好几块弹片，摸着刺手得很。其中一块没怎么扎手的却可能深入到了股骨，一触就痛得人止不住龇牙咧嘴，难受得要死。

“Fuck Fuck Fuck——”阮宝山气急之下，还是小孩时候跟来自太平洋对岸的洋鬼佬打仗时学得的英国骂，这时候也禁不住脱口而出。人总是要会

骂那么几句经典的别国语言的！此际痛并怒气着，当然不择语种，只要够狠够发泄，那便有一点快乐。

这样斜靠在树干上，他忽然觉得脸上也有热乎乎黏稠稠的东西流下来，感觉糟透了。再用手一摸，不好，又是血！

如今头也受了伤，这才想起盔式帽，不知道滚哪儿去了。琢磨着应滚下山好一阵了，草深林密，如今去哪儿寻找？

“这真他妈的——”他恶狠狠的，下面的话却骂不出来了。血水流进嘴里，他连着“呸呸”吐了两声，没怎么吐出来，咸咸的。这时候上面有人下来找他，喊着他的名字，还“山哥”、“山哥”地叫。左边耳际还轰隆隆鸣响着的阮宝山通过右边耳朵听到了，赶忙回答说：“你山哥在下面呢，你是哪一个？我就在你下面，千万别乱打枪。”上面的人说晓得了，问他有没有事。阮宝山说有事有事，还是大事。上面的人听到就慌了，连问到底怎么了。阮宝山说你们快下来，总之不妙得很，这次被整惨了，这辈子还从没这么倒霉过的。又问刚才遭整的人还有几个。下来的人说阿汉、阿水都挂了，阿金也受了点伤。

连阿汉也挂啦？阮宝山听了又是一连串咒骂，这回可是自己的方言，连上面的兵也不知他骂的是是什么，令人有一些不懂了。

等下来的人到了，阮宝山看着不顺气，就埋怨说怎么不扎副担架，再多下来几个人。那个兵就问是不是要打道回府不准备再追啦？阮宝山说，不追了，敌人都布雷阻击了，上了两次当，还追个鸟啊！回去算了。那个兵就回头喊了起来，说上面的赶快扎副担架，班长大人屁股不行了，走不了路，送下来抬他老人家上去。

听了这话，阮宝山觉得好过了一点，连连点头，心里似还受用，说：“这还差不多，你办事我总算放心了点。”